

題目：第 9 章 柳翠花紅 (日系移民問題和朝鮮統治論)

出處：日本人的境界

範圍：頁 215～頁 239

作者：小熊英二

報告日期：2008 年 8 月 27 日

報告人：謝濟全

頁 215

1919 年 3 月，朝鮮爆發三一獨立事件，全半島的朝鮮人民進行和平示威運動。朝鮮總督府及日軍則以血腥鎮壓對待，截至五月底死亡約有七千五百人，被逮捕者超過四萬人。內地的輿論界因應該項運動，迅速且熱烈進行檢討有關朝鮮的統治論。

但在此同時，日本也發生一件來自美國排斥日裔移民的民族問題。1913 年和 1920 年在日裔移民聚集的加州，制定了限制外國人購置土地和貸款之法案，1922 年除確定第一代日裔移民不能取得公民權之外，1924 年修改聯邦法案停止日裔移民的遷入申請。

1919 年 1 月，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處理問題的巴黎和談會議召開，日本政府代表掛念日裔移民的問題，在國際聯盟規約會議，極力提出裁撤廢除種族歧視的提案。該項提案遭致歐美列強的否決，日本的輿論界因而慷慨激昂，在審議該項提案的同一時期，對於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則進行血腥鎮壓。此時《北京每日新聞》、《雪梨晨間 Herald》等媒體，批判歧視朝鮮人、台灣人的日本沒有提出種族平等提案之資格。¹此為歐美列強歧視「有色種族」之際，對日本的定位為侵略週邊地區弱者的「帝國」，所呈現出來的象徵性事態。

本章內容為日本內地輿論界，廣泛討論朝鮮統治之延伸，並處理兩項歧視問題之同時，

頁 216

¹ 若槻秦雄，《排日の歴史》(中公新書，1972 年)，頁 146。有關日本知識份子的日裔移民問題論調，如麻田貞雄，〈日米關係と移民問題〉(齋藤真編，《デモクラシーと日米關係》，南雲堂，1973 年)等，沒有討論本章所檢討的三位對象。還有將此和朝鮮統治論聯繫的研究，個人所見範圍沒有研究。且本章節內容即是以小熊英二，〈有色の植民帝国〉(酒井直樹／ブレット・ド・バリー／伊豫谷登士翁編，《ナショナル리티の脱構築》，柏書房，1996 年)加筆修稿而成。

列舉參與討論者提出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。當然這和歐美、亞洲二個他者之間，「日本人」境界如何設定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。

輿論界錯綜複雜的統治批判

1920年前後期間，稱為「大正民主」時期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民主成為世界潮流的主流意識。

不過，當時人們到底如何看待「世界的潮流—民主」，其中確有難以理解的部分。歐洲方面，在這個時代則是大戰後復甦的混亂期間。英國產生保守政權，蘇聯處於革命的內亂中，德國受困於通貨膨脹所產生的政治混亂。美國方面，威爾遜總統因大選失利，保守政權上台，孤立主義抬頭，退出國際聯盟，並制定宗教色彩濃厚的禁酒令、移民限制法案，可說是明顯地回歸保守型態。

總之這個時代的共通點，為當時各先進國遭受大戰衝擊，面臨或多或少的變遷。在變遷的氣氛下，藉此契機讓日本的藩閥政府勢力衰退、各政黨蓬勃發展，也因戰爭經濟景氣和都市化現象，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抬頭等，各種社會變動同時進行發生。19世紀後半快速近代化的日本，沒有如歐洲般經歷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對立經驗，若依照原有對抗極權主義理論模式，自由主義、民主主義也好，共產主義、社會民主主義也好，都有統稱「民主」之傾向。因此三一運動後輿論盛行的朝鮮統治改革論，反映出這類駁雜、曖昧不清的「民主」大雜燴特性。

三一獨立運動發生的時候，據內地方面報章雜誌的顯示反應，主張該事件的內幕為歐美傳教士之煽動所致，但廣泛瞭解該運動無法僅靠煽動來解釋，

頁 217

進而抱持因軍人總督的專制統治，招致朝鮮人民不滿之論調。這是內地媒體的認知框架，顯示出合併經過 10 年後，跟原來幾乎沒有什麼變化。

陸續出現統治朝鮮改革的大部分言論，並沒有太多偏離既有世界觀之延伸。最多的是遵循日韓合併之敕詔停止歧視，「一視同仁」朝鮮人為「日本人」。此時屢屢發出日本採取的同化路線，視朝鮮人為在亞洲的兄弟，比較歐美的歧視日裔移民之論調。這樣的傾向，讓被三一獨立運動所撼動的日本政府，越發強烈要求大正天皇頒下，對待朝鮮人「一視同仁」之敕書。

另外的少數者，但在知識界則範圍廣泛地批判同化政策。這樣的情況，正是明治時期以來的尊重舊慣論，加上從殖民政策學開始流傳，批判同化主義之論證。採取這種主張的，乃是專以歐美先進文明為典範的大正民主主義者，對這些人而言，歐美的殖民地統治放棄同化政策趨勢之資訊，正是日本學習的模範。那時恰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原則，處理戰後問題的時期，當時國際潮流為尊重民族特性的「民主」意識。

明治時期批判統治的兩大潮流，形成「一視同仁」型與「尊重舊慣」型等二類延伸的批判論，大正時期卻具有明治期間所沒有的二個特徵。

第一個特徵是六三法問題，比起明治期間的言論大多漠視原住者權益，大正時期，很多人提倡給予朝鮮人某些形式的政治權利，特別是參政權。其中具體的方式，提出選擇沿襲「日本人」的包攝路線，選出該國(朝鮮)帝國議會之議員，或者選擇組成個別「日本人」的政治單位，即設置殖民地的自治議會等言論。明治時期僅梅謙次郎等少數部分人，以原住者之參政權為其問題意識，但反映「大正民主」之時代氣氛，終於擴大形成一般的言論。

頁 218

可是反過來說，第二個特徵為大正期間，多數言論比明治時期更偏離實際的統治狀態。考量到朝鮮有關的言論、出版品受到限制之實情並不為過，但在朝鮮到底進行何種統治、鎮壓的事實，內地的報導很不充分，知識份子藉由口傳謠言，或得到歐美媒體的資訊之前，幾乎都沒有具備朝鮮、台灣方面的法制知識下進行議論。多數的批判「一視同仁」型統治，經常抱持「內地人、朝鮮人應沒有歧視地一起成為大日本人」等論調，但卻沒有人指出朝鮮人在法制、戶籍上被區隔開。²還有批判同化政策的大正民主主義者，幾乎沒有討論者提出具體的實現法制計劃。這樣的事實，反映出比起明治時期的言論，多由具備統治制度知識的政治家、官僚、法學家等人所提出，大正期間言論則擴散到一般知識份子的情況。

這種膚淺的理解，不只限於統治的實際狀態。一部分的大正民主主義者，如前述般，以歐美殖民政策學為典範並批判同化主義，除矢內原忠雄等人例外，其論證沒有充分認識且否定啓蒙主義，以及強調遺傳性。因此，他們經常主張促進文明化、廢除歧視，同時又批判同化主義。

例如，大正民主主義者眾所周知的代表—吉野作造，極為推崇殖民政學學者—山本美越乃的同化主義批判，認為山本「經個人多年學術研究的成果，在此可以斷言。同化大致上幾乎不可能」，另外又主張「全方面廢除日、鮮的區隔，貫徹一視同仁的政策」，並提倡「(對朝鮮人)經過長久的努力結果，讓朝鮮人完全成為日本人，乃吾輩內地人之道德責任，因而必要成為朝鮮統治政策之根本要義」。後者的「成為日本人」發言，認為還沒有給予朝鮮人「生來與日本人有相同權利」，故無抱持「與我輩有相同的國家觀念」，乃理所當然之文脈，強調「讓朝鮮人打從心底成為日本人之責任」，可說是主張賦予等同「日本人」之內容，

頁 219

儘管如此，很難理解批判同化主義之內容到底如何整合。³

² 高橋亨，〈朝鮮人國家觀念の變遷〉(《太陽》1920年4月號)，頁121。而且，對於大正時期，上述的統治批判論的評論，乃根據姜東鎮的前揭書，《日本言論界と朝鮮一九一〇—一九四五》，刊載朝鮮相關記事的主要新聞、雜誌一覽表，為基本資料所整理的成果。這個時期朝鮮統治論的其他研究，有奧田的前揭文，〈大正時期における朝鮮問題論〉、高崎宗司，〈日本人の朝鮮統治批判論〉(《季刊 三千里》，34號，1983年，後收錄在《妄言の原形》，木犀社，1990年)等，日裔移民論的相關研究，目前個人所見的範圍內沒有發表。

³ 《吉野作造選集》(岩波書店，1995-97年)，卷九，頁149、52、167。吉野作造，〈朝鮮の暴動について〉(《中央公論》，1920年11月號，選集未收錄)，頁85、84。關於吉野的朝鮮統治批判，

吉野的朝鮮論，列舉主張廢除「一視同仁」的歧視，批判同化主義，尊重民族自決，內地人和朝鮮人共學，朝鮮「自治」等，說出「一視同仁政策的必然結果，必要提出承認朝鮮人某些種類的自治方針不可」。若將「一視同仁」解釋為權利平等，包含「日本人」化的話，同時承認「自治」則讓意義不明確，恐怕這是結合廢除歧視主張，和殖民政策學的「自治主義」言論。如第七章所述，這種「自治主義」為從歐洲引進的同化主義批判，以及日本「民主」浪潮結合產生的虛無概念，其原型為英國自治領方式的加拿大、澳洲，同時一併提出日本的議會政治應以英國為典範，新聞則是形容「所謂民主(的統治)，最終不外乎如英國的自治主義」。⁴當然，此處刻意忽略英國殖民統治下苛刻殘酷的種族主義，僅是以文明先進國為前瞻之意識而已。

更可舉出倡導「自治主義」案例，如福田德三與吉野進行有關朝鮮問題的啓蒙演講，提倡「日本人」包攝論，「朝鮮二千萬人口同是為日本人，可斷言朝鮮並非殖民地，為何在朝鮮還不公布憲法」之同時，一方面也要求「給朝鮮國會。給朝鮮人議會」。如六三法問題已經明確化般，若在朝鮮施行憲法，朝鮮的立法權必須移交給帝國議會，不僅無法進行後藤新平、岡松叁太郎所構想的修憲(參照第五章)而已，連在朝鮮設立各自「國會」主張，兩者都無法成立。筆者認為恐怕是對法制欠缺理解外，也是歧視廢除論和「自治主義」隨意結合下產物。⁵

頁 220

為主張朝鮮獨立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，有松尾尊允的一系列研究(〈吉野作造與朝鮮〉《人文学報》，25號，1968年。〈吉野作造と在日朝鮮人学生〉松尾尊允編，《中國、朝鮮論》，平凡社，1970年的解說)，這和內山進、高崎宗司，沒有融合性的廢除歧視，定位於限制性自治論的見解不同。還有嘗試超越其中差異，整理吉野的朝鮮論之定位，如中塚明，〈朝鮮の民族解放運動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〉(《歴史学研究》，355號，1969年)，或平野敬和、三木信吾，〈吉野作造の朝鮮論を讀む〉(《文化交流史研究》，1號，1997年)等。不過筆者認為吉野的朝鮮統治論，有一貫的具體構想。還有，他的朝鮮論大部分為口述筆記，因在《中央公論》的時事評論發表緣故，無法忽視混合了吉野和記者間主張之可能性。

然而這樣的事，須說明吉野的朝鮮論不一定一無是處。如松尾尊允〈吉野作造と在日朝鮮人学生〉(《東西文化史論叢》，1973年)，和吉野選集卷九解說等處，可明瞭吉野是當時日本方面的知識份子中，誠摯地和朝鮮人學生接觸的人物。如本書後半段結論所記述，筆者抱持著不是從統治者角度，而是對日本統治下被統治者，無法以一貫性包攝或排除形式理論，而以搖擺、雙重矛盾來考量。恐怕是吉野所接觸的朝鮮籍學生們，同時提出平等或解除歧視之要求，自治或獨立心願等各類不同訴求。倘若吉野將這些心聲如實說出，他的朝鮮論，在理論形式上將欠缺一貫性。有不少的朝鮮論在理論上，比吉野具備更優秀的一貫性、法制性知識，確實在一貫性之外，強迫朝鮮人在包攝或排除二項擇一，則將無法採取如前述的雙重矛盾方法。對此，吉野的朝鮮論很曖昧不清且欠缺一貫性之外，可以得見想對解讀者解釋，希望消除歧視，及民族自決的期待。朝鮮籍學生對於日本輿論界眾多的朝鮮論中，很喜歡吉野的論點是事實，即使是政治性的評論，人們會評定它為金科玉律，其基準不僅是理論的一貫性就可說明清楚。原本吉野的朝鮮論研究非常混亂，故給予很大彈性來解釋理由，筆者認為研究吉野的朝鮮論，努力將他的「本意」以「民族自決論」、「微溫同化論」、「自治論」等特定框架來進行分類，非常勉強且不適當。

⁴ 《吉野作造選集》卷九，頁53。〈總督文官制〉(《萬朝報》，1919年，3月19日社論)。

⁵ 福田德三，〈朝鮮は軍閥の私有物に非ず〉(《黎明會講演集》，大鑑閣，1919年)，頁571、574、575。有關福田的朝鮮論，有姜尙中，〈福田德三の《朝鮮停滯史觀》〉(《季刊三千里》49號，1987年)等研究檢討。黎明會是以吉野作造為首，進行大正民主的啓蒙演講活動，福田與植原悅二郎都有類似從日本的單線性文明觀出發，肯定朝鮮的文明化，從本章節來觀察，植原較欠缺具體性。

還有吉野也對「朝鮮方面或希望自治，或尋求獨立，或給予朝鮮設置獨立的國會，或給予朝鮮代表者出席帝國議會等，有各類詳細的提案，但上述事情今後可以緩緩研究」的原則論進行批判。⁶不只限於福田、吉野，多數的大正民主主義者集中在信賴「民主」之原則，另一方面多不關心法制等的「詳細提案」，也沒有具體的對策方案。原本日本統治朝鮮和台灣，一面進展同化之同時，另外存在法制性歧視的矛盾，或許統治批判方面也有矛盾之處不足為奇。

但雖說輿論界的統治批判錯綜複雜，有不少的議論者關心到「對朝鮮人施行歧視待遇，置之不理，於巴黎和平會議僅主張廢除歧視，則甚為矛盾不通」。⁷原本該兩項問題為雙重標準，不少人討論批判歧視日裔移民之際，卻又在朝鮮進行鎮壓，但也有摸索雙方共通解決策略的人。以下列舉的植原悅二郎、中野正剛、石橋湛山等三人，提出對朝鮮統治與日裔移民問題雙方，某些程度的一貫方針，而且三者間差異很大，有著意義深遠的案例。其中針對民族問題的各種解決策略外，碰觸到何種界線也都清楚顯示出來。

民主主義者的文明同化主義

對於兩項的民族問題，倡導所謂共通的「文明同化」，就是植原悅二郎。他於 1899 年 22 歲之際赴美，獲得對滯美日僑發行的週刊雜誌社之資助生活費後，從西雅圖中學升學進入華盛頓州立大學，經過 8 年留美經驗成為知美派。稍後在倫敦大學學成後歸國，受聘成為明治大學教授，1917 年當選眾議院議員。1920 年前後為植原言論活動最活躍的時期，留下一些朝鮮論和日裔移民論。

頁 221

據植原的日裔移民問題論，「種族偏見不是加州排日的主要因素」。因為「即使日本人和美國人擁有共同的語言，生活型態也趨於一致，相互之間理解對方，所謂的種族差異自然而然消失，乃是因美國人一般而言沒有種族偏見」。形成這種論證，認為移民皆可同化成均一性質的美國文化。⁸

在美國猶太人也好，愛爾蘭人、義大利人、西班牙人也好，都沒有太大的差別。……此等人是集合世界各國，如今成為同一語言、風俗、習慣的國

⁶ 《吉野作造選集》卷九，頁 75。

⁷ 內ヶ崎三郎，〈朝鮮問題の背景としての形式主義〉（前掲《黎明會講演集》），頁 599。從此處可看出內ヶ崎的朝鮮統治論，基本上乃是包含帝國議會參政權的「日本」統合論。

⁸ 植原悅二郎，〈排日の真相と其の解決策〉（《太陽》，1920 年 11 月號），頁 3、4。且植原在〈米國近時の対日態度〉（《太陽》，1919 年 9 月號），說明排擠日裔移民不是種族問題，而是經濟問題，批判日本的對中國態度，因此沒有提出種族平等提案的資格，故擁護否決威爾遜的提案。有關植原的大正民主論研究，有松尾尊允、鈴木正節、宮本盛太郎等，另討論他的中國觀，有酒井正文的〈自由主義政治家の中國觀〉（《法學研究》卷 68 第 1 號，1995 年）。還有前掲若林的〈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〉，定位朝鮮論於內地延長主義之一案例。有關植原的日裔移民論相關研究，目前個人所見的範圍內沒有發表。

民。因此，美國人一般而言沒有種族偏見。然而，存在著種族偏見的排日問題根本所在，主要因日本人在加州不融入美國的文化與社會。

實際狀況來說，對猶太裔或義大利裔等東南歐裔「新移民」的歧視根深蒂固，修改移民法的排外行動逐漸高漲。但植原不如此認為外，擔綱推動加州排斥日裔移民運動的，正是不同化於民主主義之國—美國，即「總之容易走極端的拉丁民族」的東南歐裔新移民勞動階層所主張。也就是，歧視日裔移民的不是美國之本質，乃是這些沒有同化於「美國人」的人們。從這種認知，他覺得美國的現狀有過多新移民，不得不發起排斥移民行動。⁹

現在的美國人口已達一億。一億人口的一千三百萬為國外出生而居留在美國者，其中大部分尚未成為美國公民。……一千萬黑人和一三百萬未同化的外國移民，

頁 222

無疑妨礙美國的統一。基於這個觀點，必須肯定美國排斥日本人成為當然國家之政策。

植原說明排外的原因不是來自多數者歧視，僅是歸屬於少數者的責任，主要在均質同化的國家統合，多數人的見解也是在此議題返復打轉。然而主張語言、風俗、教養等都同化的話，可在美國社會受到同等待遇，身體力行苦學英語，且具大學學歷的少數民族精英，根本就是以其個人為實際經驗。而且其論調期望不在於正當化美國的排外，乃批判日裔移民的封閉性民族主義。

植原批判「居住加州的日本人不和美國人交往，完全是在白人社會建造個別的日本村」，僅在本身內部締結自我的人際關係。結果使得很多在美國居住十年以上的日裔移民，「令人訝異地只有少數人能流利使用英語，連日常生活用語也無法以英語說明解釋」。據植原的說法，日裔移民的封閉性猶如仍停滯在「封建時代的鎖國生活」，而且是「日本人在美國，還組織來自同一縣的同鄉會，形成一種鎖國集團，大體而言，日本人比美國人具有更深層的種族偏見」。¹⁰

還有「他們唯一的讀物，只有發行於日本人之間的報紙，仍希望閱讀祖國運來的新聞雜誌」。對這樣的報紙「經常刊載的記事，使得無知的國民過度相信我國之實力，閱讀這類新聞的日本人，想像日本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國家，明顯表現出絕對不希望美國國民對日不遜之態度」之外，更是「因而以如此態度，不論居住美國多久，他們的思想仍比十數年前在日本時，更深一層的狹隘」。¹¹本身曾經接受過日文雜誌社資助的植原，應該是非常熟悉日系種族報紙的真實一面

⁹ 植原悅二郎，〈米國近時の排日問題〉（《太陽》，1920年9月號），頁57、62～63。

¹⁰ 植原前揭文，〈排日の真相と其の解決策〉，頁4。

¹¹ 同註10頁4。

吧。

又據植原的說法，「他們對勞動時間沒有觀念」。也就是「日本家庭的妻子與

頁 223

子女都要在農場工作，然而卻沒有限制勞動時間……結果使得白人農民和日本農民在很多地方無法競爭，成為白人農民嫌棄日本人的有力理由」。¹²

發生這種狀況的因素，因日裔移民沒有落戶定居意願而「外出打工」，會長期居留不外乎無法如當初的想法賺錢後回國，也沒有成為美國人的意願。也就是「他們遷移到美國的時候，沒有永久居住的意願。所以煞費苦心想儲蓄早日歸國。因此沒有學習英文，融入於美國社會，打造永久居住此地基業的意願。故完全沒有同化的可能性」。¹³以這種「一旗組」(牙刷主義)態度，和在朝鮮、台灣的殖民者有著共通的情形，據植原的說法，這樣的移民被當成排外運動之對象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不過他說「考量同化日本人的問題，僅限於語言、風俗習慣，是不正確的。日本人無法同化的根本問題，主要在於思想的問題」。植原認為相對於美國以民主主義為國策，日本則是軍國主義。如第 8 章所述，依大日本帝國的國籍法，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，沒有服完兵役義務則無法脫離國籍，因而日裔移民成為日軍的預備軍人，故批判「日本人由於軍國主義故不同化」。然而日裔移民成立自己的僑校，讓學童們接受「純日本式教育」，教材使用文部省版的教科書，「在美國出生的日本兒童，灌輸我國傳統的道德觀念，述說楠木正成的忠義，教導偏頗狹隘的日本式愛國心」。¹⁴移入的報紙和教科書類媒體，讓在遠地的日裔移民們，形成比本國更強烈的民族主義。

植原的結論，認為日裔移民「建造日本村成為排日的根本原因」。其解決方策僅有一項，即日裔移民立刻解散種族團體，同化於民主的美國社會。「無論在何處，不同的語言、風俗、種族、習慣的異族，存在於該社會的一部分且隔離開來，為了該社會的健全發展緣故，這不是好現象」。¹⁵

頁 224

因此植原撰寫一系列日裔移民論的同時，他的朝鮮統治論也是相同的型態。不過，和舊有多數日本的論者肯定日本同化之說法不同，他探討大日本帝國要改革議會制民主主義的原理，並以民主化的日本同化朝鮮。

三一獨立運動 8 個月後，植原出版《デモクラシィと日本の改造》，主張改革政治、言論、提升女性地位等面向，根據朝鮮、台灣統治改革論，「朝鮮人民

¹² 同註 10 頁 6。

¹³ 同註 10 頁 5。

¹⁴ 植原前掲文，〈米国近時の排日問題〉，頁 69、68。植原前掲文，〈排日の真相と其の解決策〉，頁 12。

¹⁵ 植原前掲文，〈排日の真相と其の解決策〉，頁 20、17。

是我國民之同胞」，沒有比「確信新領土的人民為我國民之一部份」更重要之事。然而他不只批判愛國教育，希望達成廢除總督的專制，朝鮮與台灣施行實質的憲政，實施和內地「同一政策」廢除歧視。¹⁶

……(帝國議會監督下移轉)新領土人民，其需求可以直接在帝國議會提出。而且，使彼等從自身同感帝國臣民之責任。……若新領土人民真有帝國臣民之自覺，儘快讓彼等和彼等之代表同列帝國議會，能行使權能。如此，新領土人民與本土之歧視完全廢除，共為帝國之臣民。

這是植原的提案建言，完全實施憲法與選出帝國議會的代表，在權力方面，具有「日本人」化的意義。另一方面，植原不主張在朝鮮、台灣移植日本文化。為何如此，他所謂的同化，與其說是「語言、風俗習慣等的問題」，更是「思想的問題」，正是基於民主化的統合。反過來說，此處沒有所謂尊重朝鮮的文化、舊慣之意見。對他而言，日本文化沒有強制給予朝鮮人的價值，朝鮮文化在文明化之前，也沒有保存的必要。

植原認為軍人總督的存在，對世界的民主潮流而言是逆流，也譴責日本方面的歧視意識。然而他也確立「若朝鮮人民將來和我國民，可立足於政治上地位平等，敢斷言朝鮮人不會發生今日的獨立運動」

頁 225

的認識。¹⁷其實他並不理解即使給予平等，拘泥於民族框架下的情感如為何。

何況對植原而言，朝鮮比日本的近代化、民主化更為落後。當然「他們是後進者而不是劣等者」緣故，藉由日本的幫助，「必須推動朝鮮人的文化與我國民相同的進步方針」。¹⁸但近代社會的國家，存在著民族意識封閉，不願同化的異民族，美國的日裔移民也是如此，導致「妨礙該社會健全發展的不好現象」。

結果其朝鮮統治論之結論，為全日本在民主化與文明化之中，將朝鮮納入「不容許過去的藩籬存在，要消除兩者間的區隔」。¹⁹對當時信奉普遍文明觀的植原來說，日裔移民或朝鮮也好，民族意識是相互隔閡、歧視等不合理感情的產物。

大亞洲主義者的文化多元主義

相對於植原的強烈譴責美國種族歧視，主張亞洲主義下朝鮮統治論的是中野正剛。中野經歷朝日新聞記者後，三一獨立運動發生當時，掌管《東方時論》雜誌，1920年當選眾議員。

¹⁶ 植原悅二郎，〈朝鮮統治策〉（《日本及日本人》，1919年7月1日號），頁24。同《デモクラシーと日本の改造》，（有斐閣，1919年），頁189、190~191。

¹⁷ 同註16，頁24。

¹⁸ 同註16，頁24。

¹⁹ 同註16，頁23、25。

中野擔任朝日新聞記者時期派駐朝鮮，曾對總督統治激烈地批評。²⁰他在1915年的評論，記述著被歧視的朝鮮人猶如黑人地位，表現出「他們之間都有湯姆叔叔的事情發生」。然而，該時間點中野所提出的朝鮮統治替代案，內容不超過「任用朝鮮官吏管理朝鮮人，上、下兩議院，讓少數議員代議新領土人民的權益，並奉戴皇族進入朝鮮」部分。

稍後中野從朝日新聞離職，自己以掌管《東方時論》雜誌社之特派員身分，和日本代表團同行列席巴黎和談會議，歸國後以其見聞，撰寫《講和會議を目撃して》。²¹和談會議的場合讓他深感心痛的，

頁 226

正是歐美列強主導下，掌握戰後秩序之交涉及日本的無力感。其中造成衝擊的，他形容即是否決「威爾遜的十四項人道論」之種族平等提案(中野正剛，《講和會議を目撃して》，頁121)。此時擔任和會議長的美國總統威爾遜，提出多數贊成的種族平等提案，被會談中與會成員一致否決而葬送。

中野在本書中強烈責難，威爾遜暢言正義與人道的同時，放置國內的歧視不管。他批判對猶太裔、義大利裔新移民的歧視，及「虐待黑奴」，對於美國工會「讓新來的移民幾乎都加入工會之手段……工會設立特別法，排擠有色種族，譴責幾乎皆然如此。所謂的有色種族，如中國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、黑人(Negro；輕藐黑奴之意)都是，到底有何人道之處？」。他認為美國是一個「提倡各民族沒有歧視，並煽動美國統一的情感，同時對日本移民設限，威脅移民所獲取的財產」偽善之邦(《講和會議を目撃して》，頁148、143、191)。

1919年3月，會議結束後抱著怒意展開歸國旅程的中野，途中在新加坡獲知朝鮮發生三一獨立運動，講述這段話(《講和會議を目撃して》，頁172)。

……吾人對於朝鮮現狀，可以冷冷淡淡處之嗎。然假若他們以正義人道為口實，立於世界中本國卻私下施加專制，則與某某列國的政治家無異。

歸國後中野演講合會的狀況，以其熱情的演說當選眾議院議員。1920年秋天，立刻前往朝鮮和滿州(東北視察旅行，著有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て》一書。

²⁰ 這個時期中野的朝鮮論，以〈總督政治論〉(《朝日新聞》，1914年4月16日~5月1日)最著名，這裡引用的出處，〈同化政策論(下)〉(《日本及日本人》，1915年4月15日號)。關於中野的研究有中野秦雄，《政治家中野正剛》(新光閣書店，1971年)。中野秦雄，《アジア主義者中野正剛》(亞紀書房，1988年)。豬俣敬太郎，《中野正剛》(吉川弘文館，1988年)。木坂順一郎，〈中野正剛論〉(《龍谷法學》卷三2號、卷六1號，1971年、1973年)。Tetsuo Najita, "Nakano Seigo and the Spirit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Twentieth-Century Japan", in James W. Morley ed., *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*, New Jersey, Princeton U. P., 1971. Leslie R. Oates, *Populist Nationalism in Prewar Japan: A Biography of Nakano Seigo*, Sydney, Allen & Unwin, 1985. 等。論及朝鮮論的有高崎前揭論文、若林前揭論文等檢討。無論在平等和同情立足點，都沒有認同朝鮮獨立的侷限性評價，其文化多元主義主張也不受人矚目。

²¹ 以下出處，中野正剛，《講和會議を目撃して》(東方時論社，1919年)。

該書以「滿、鮮的確很落後，更反映出大和民族的縮影」文字為起頭，反覆揭發日本對朝鮮人、中國人歧視的醜行。²²中野原本的責難，從所謂「日本人具有對長形物體要捲收，對弱者會踐踏的卑劣思想」，到「面對美國的排日法案磕頭之際……(對朝鮮人)我國的現狀則是誇耀火攻學校的功蹟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4、6、8)。他對植原議論「對方排日並無過分之處，日本人對加州也很不好」，苛責弱者而屈服強者的論點，提出「和踐踏朝鮮人的一夥人，都有相同的卑劣思想，我輩無法認同先進導師層級的歐美各國之正義人道」的反對論點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10、11、13)。據中野的說法，排斥日裔移民的加州，原本就是美國從墨西哥侵略奪來之土地。

中野對植原的，沒有考量少數族群的民族意識，為非合理性乃為錯誤之講法，有著很高的評價。他和當地很多的朝鮮青年談話後，評論他們「(獨立運動方面)光在口頭上說說的朝鮮少年，既不是英勇的丟擲炸彈，也不是拿起槍桿。熱嘲冷諷革新狂熱，也是狂熱下之產物。我輩旅行朝鮮之際，與其說朝鮮人變壞，寧可認為他們的自覺感到高興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76、24)。

然而中野也覺得「朝鮮人激進論者，斷然要求朝鮮獨立。我等對其氣魄有所共鳴，然今日則不可能」。他的理由強調朝鮮為日本進軍中國大陸重要的立足點，且不僅如此。根據中野的說法，資源匱乏的朝鮮若獨立，立國之路只有加工貿易而已，「那樣剛好要面臨日本所曾經驗過的困難」。日本僅是移民被排擠而已嗎，還要直接面對原物料進口、製成品出口，「美國的船舶法、澳洲的關稅壁壘、南非的拒絕有色種族」等困難。白人列強不允許有色種族的獨立建國，及經濟勢力的抬頭，運用所有的手段，壓迫加諸於上。此外「朝鮮人、日本人都排擠，若可獨立行走於世，還須面臨同樣的壓迫。此時美國的人道正義，絕對無法緩和經濟方面的窘迫。該是朝鮮人從迷夢中覺醒的時刻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89~91)。

不過，中野評論流亡上海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某派系政權，「不完全是朝鮮所造，坦白而言乃美國製。現任的總統李承晚就是滯留在美國」。他強調三一獨立運動受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理念影響，認為「朝鮮人諸君的獨立運動，乃離開日本，投入美國的懷抱」。其說法「會對黑奴施以私刑的美國人，沒有真心同情有色種族，雖然如此，卻感覺一些威脅日本的玩耍意味，他們以俠義為名，實質上操弄陰謀為業餘嗜好」。中野引述和朝鮮人會談聽到的插曲，美國傳教士對外公開讚賞朝鮮人，更匯集了本身聲望，彼此成了朋友也互稱「朝鮮夥伴(Those Korean boys)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72、107、74、109)。對中野而言，美國向朝鮮獨立運動釋出善意，就是分裂有色種族，扶持朝鮮親美傀儡政權的陰謀。

中野主張，朝鮮人提倡獨立的原因，為日本方面的高壓政治與歧視，應再朝鮮完全實施憲政，以帝國議會參政權為起始，給予「日本人」的權利。到此與

²² 以下出處，中野正剛，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て》(東方時論社，1921年)。

植原的提案一致，他肯定和植原不同的民族主義，提倡「日本人」的平等，與朝鮮民族之認同和平共存。對此，以下面談話表現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 138~139)。

日本既然已經是帝國，必須要有度量將數個民族融合一個整體不可。

所謂的同化政策，不需像美國那種膚淺且傲慢的同化政策相同。他們在加州先將日本人的個性埋沒，其次因無法改變膚色，對日本人的難以同化喋喋不休。柳翠花紅之處各有其韻味。僅是一個島國的日本，不足構成大帝國的複雜性。使其大為發展朝鮮文化，朝鮮人民的個性，不禁將成為大帝國貴重的因素。……所謂的同化政策，不是人為地將朝鮮文化日本化，而是在政治經濟組織上，徹底地同一化。

頁 229

從理解運用「同化政策」的語詞，他的理念接近實質性的文化多元主義。故「在政治經濟組織上，徹底地同一化」，具體措施指的是廢除總督府，施行憲法為起始的法制上統合。如後述第 10 章所示，中野在議會提倡朝鮮、台灣政治的改革，主張進行具有「柳翠花紅」表現的多元主義。²³

據中野的說法，這樣的文化獨自性所保證下的朝鮮人民，同時可成「日本人」，可以確保大日本帝國一切的地位及其權利。也就是「無論是總理大臣(首相)、陸軍大將軍、大學校長、大銀行家、議員等，只要是有能力的朝鮮人，都可贏得相對地位，沒有任何的障礙」。也許朝鮮人成為日本首相並不意外，「現任英國首相洛伊德·喬治為威爾斯人，ⁱⁱ威爾斯是日耳曼民族而不是英國人，語言、風俗也不同，可說是英國的朝鮮人」。他敘述洛伊德·喬治以英國代表身分在巴黎和會活躍情形的同時，倡導日本也應「讓朝鮮人出席國際會議，借用他們的力量，必須向世界要求公平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 128~130)。若朝鮮人以「日本」的代表提出種族平等提案，不僅歐美列強反對此案困難，如何地激辯都無阻擋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。

當然他的這個意見，若放任朝鮮的狀況發展，恐怕會形成「逐漸和愛爾蘭相同，無論是參政權或自治權，都遭到對方的拒絕，除了追求獨立外別無他物」(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 64)。還有即使是尊重朝鮮人文化的獨自性，在共同用語方面該如何運用，也都沒有具體的可行提案。不管怎樣，他曾主張日本組成多元多民族國家的構想，可說是一個事實。

然而，中野這種揭櫫嶄新的大日本帝國使命，乃是為了強化對抗來自白人威脅的國防。因為他確信「(在美國)差遣印地安人替代獵犬。以黑人的血汗肥沃南方的棉花田。太平洋沿岸的平原，以中國人、日本人的汗水滋潤。現在原來的獵犬、奴隸、勞工等，成為他們的礙事者，憂慮礙事者的繁衍並希望滅絕之。……今天同情中國人、朝鮮人的美國人，他

²³ 前揭書，《律令審議錄》，頁 408。

日若在遠東給予日本窘迫境地的話，到底將以何種態度對付有色種族？由於日本的軍備，不是一個小型日本軍備而已，日本在有色種族中，好不容易在國際上，成為唯一擁有力量的國家。假若日本腳踏出土俵界外，ⁱⁱⁱ有色種族的前途暫時絕望」（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 105~106、97、91）。

中野的言論，流露出以日本為中心，聯合有色種族對抗白人的大亞洲主義，或遠東門羅主義，^{iv}並否定朝鮮獨立，且成亞洲團結之亂源。中野如此說「支撐日本實力的同時，須掌握新機運的先驅。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擔負興盛遠東。希望得到同蓮並蒂的中國人和朝鮮人，對我輩苦衷能體察」（《滿鮮の鏡に映し》，頁 101）。

自由主義者的分離主義

與文明同化論並存，還有石橋湛山提出文化多元主義的不同見解。1919年當時，他擔任以自由主義著名的經濟雜誌，即《東洋經濟新報》的副主編。還有，石橋在這個時期提出數個日裔移民論與朝鮮論。²⁴

石橋本來是反對移民論者。早在 1913 年，加州通過限制外國人土地所有權法案之際，他就撰寫〈我國不需要移民〉社論。當時的日本，為了解決人口過剩，廣為流傳移民和擴張領土乃不可欠缺的論調。但石橋主張與其讓移民勞動力輸出國外，不如採用興殖本國工業、貿易通商，即可以充分餵養人口，長期而言對本國的經濟也十分有利，以「帝國主義」擴張殖民地，或「不顧美國人的厭惡而勉強移民」，都是無益之舉（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一，頁 357）。這樣的見解，日後在石橋的移民論仍貫徹到底。

對於巴黎和會提出的種族平等提案，石橋承認列強歧視有色種族同時，也極力批判「我國本身對內、外也有歧視待遇」。即是禁止中國勞工進入日本境內，還有對「我國版圖內的台灣人、朝鮮人」歧視待遇。他主張在這種狀態下所提出的種族平等提案，「這樣到底有何權威可言」

頁 231

²⁴ 關於石橋湛山，近年來的代表性研究有增田弘，《石橋湛山研究》（東洋經濟新報社，1990 年）。姜克實，《石橋湛山の思想史的研究》（早稻田大學出版局，1992 年）等，及兩人的系列研究。以長幸男編，《石橋湛山》（東洋經濟新報社，1974 年）為起始，有松尾尊允、淺川保、安藤實、上田博、岡本俊平、鹿野政直、菊地昌典、判澤弘、松本俊郎、筒井清忠等多人，研究探討他的小日本主義論。其他還有深川博史，〈石橋湛山の植民政策論〉（《經濟論叢》66 號，1986 年）。檢討朝鮮論的有大沼久夫，〈石橋湛山の朝鮮獨立論〉（《季刊三千里》32 號，1982 年）、高崎的前揭論文等。有關小日本主義論，可分評定為『非帝國主義者』、『經濟帝國主義者』（姜克實，〈戰後初期の石橋湛山思想〉《歴史学研究》652 號，1993 年）之傾向。還有在當時的朝鮮論，很少主張「獨立自治」者，因而有極高的評價，但也有批判他「對朝鮮的民族主義缺乏共同感」（高崎的前揭論文）。至於有關日裔移民的研究不多，增田的前揭書第一章，肯定石橋的否定膨脹主義下移民增加論之外，也討論「殖民地放棄論」、小日本主義之間的連結。本稿對石橋的日裔移民論與小日本主義之間的連結，都有相同的觀點，另一方面更增添移民排擠運動之定位。以下引用《石橋湛山全集》（東洋經濟新報社，1970~72 年）。

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69、70)。

如此，石橋也意識到從日裔移民到對日的歧視，以及日本對朝鮮、台灣的歧視同時並行。因而他的對應和植原、中野不同。

石橋從起初開始認為日裔移民的根本問題，在於種族歧視，1916 年他讚賞夏威夷日裔移民「我們是美國公民，並非日本臣民」的發言，在戰爭時期成為美軍之一員，不拒絕和日本戰鬥，若全部的移民有如此的自覺，則移民問題可獲得解決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二，頁 415)。可說在那個時候，他與植原的見解相近。然而在 1920 年之際，排擠日裔移民運動日益高漲，他和植原覺得美國沒有種族歧視的見解不同，認為問題原因所在「以一句種族偏見的話道盡」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506)。不過石橋和中野一樣，不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糾正彈劾，並做了以下的主張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521)。

…若詢問引起如此事端的原因為何，吾輩回答同化黃、白種族，非常難以竟全功。無法同化之因，引述美國總統候補人哈定(Warren Harding 1865～1923 年)的談話，既不是黃種人，也不是白種人的罪。當然，由於具有悠久歷史的我們難以同化之故，沒有怨恨任何人的理由。我等僅能暫時承認此事實，總之在此除了行動之外別無他法。……然而若問題根本所在既已明朗，美國人現今採取旁若無人的惡劣態度，畢竟是枝節瑣碎的事情。

據石橋的的說法，「排擠不同種族，是人類自然的情感，也是各國皆然，

頁 232

即使在我國，對不同語言風俗習慣，且沒有受過良好教養的外國勞工，假若放任其中多數形成部落散居國內，應該會感到非常困擾」。的確，加州是美國從墨西哥手中奪取的土地，所以他認為「我國人移民美國的勞工有八、九萬人，在北海道或台灣、朝鮮的某個地區，佔地耕種，以為私有，一幅欣欣向榮的景況，期望我國人能想像得到。若能如此，加州的問題就毋需過於生氣」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507、521；卷四，頁 27)。如此的認識，他提出有這樣的日裔移民問題解決方案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507)。

吾輩寧可為了美日親善友好緣故，考量與美國政府交涉，請對方將國人在加州的財產全部買回，移民全部遣送回日本，應是最適當。

將移民遣送回原母國。雖說「為親善緣故」，結果形同容忍排擠移民運動的解決方案。

這種提案，和他的美國觀關聯互動。石橋數度討論日裔移民問題同時，沒有觸及新移民、黑人的存在。植原以現今美國由數個民族所構成為例，闡述即使是不同的民族，若同化的話可以和平共存。中野則列舉容易被歧視的黑人、印地

安民族、移民們，主張只有聯合被歧視的有色種族，和白人鬥爭才能解決。本來若將移民全部遣返，則無法構成美國這個國家。石橋的美國觀，猶如描述僅有日裔移民，遷入類似盎格魯薩克遜的單一民族國家般之問題。

結果，容許歧視和排外的同時，如何進行國際親善之可能。他提出以通商貿易建構國際關係的論點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522)。

頁 233

一個國家對別國進行經濟利用，遣送農業勞工，在對方以農業營生的程度，移民講話內容沒有智慧……遣送約五萬人，若這些是商人、金融業者，將促進多大的經濟活動。而且散佈在美國各地，經營貿易的日本人，於加州一地聚集形成日本村，這樣的日本人在美國人眼中沒有特異性，因而無從引起移民問題。現在加州擁有財產的日本人，由中央政府交涉，給予適當的賠償，沒有什麼捨不得。吾輩該讓國民眼光放至深遠的大局，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，確立從美國學習技能。

所謂放棄眼前蠅頭小利，放眼國際關係大局之廣大利益理論，他的論點確是通徹無礙，石橋在當時是日本少數前瞻的討論者。但說不定沒有顧及移民們在當地開墾土地，難以割捨的立場，且無視於眼前國家層級成本的負荷。他再次對 1924 年修訂聯邦移民法，完全停止接受日裔移民的遷入申請，有以下的談話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五，頁 510)。

記得小的時候，甲午戰爭之前，大概在明治二十年後，中國的旅行商人很多進入日本。當時稱他們為「南京先生」，乃市井小民取笑的材料。覺得對於中國人……本來易招致輕侮。將國民之中，特別將低劣階級者遣送到國外，不久後成為全體國民被欺侮的原因。還有學生留學之類，見識到中國學生來我國的經驗後應該不太愉快。日本人在美國被排擠的原因，想必不是那麼單純，但所有的日本人，都被當作農業勞工，最後形成大災禍也就不需要懷疑。……一般的英國人，像日本一樣受到尊重，可是倘若倫敦東區貧民窟的英國人大量移出國外，其風評將顯著改變。

頁 234

石橋認為留學生和「低劣階級者」，沒有出國的資格。對此他繼續說以下的话(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五，頁 510~511)。

……日本人成為受外國人尊重的國民，毫無疑問地為去除排日問題的最有效根本方法之一。而且要成為受尊重的國民，第一須提昇全體國民的文明，第二須斟酌出國國民的素質。任何的國家都有教育低劣者，道德惡劣者，做出何等愚蠢的事情，多數的出國者偶而做些蠢事，有時因對方惡劣，

何況所謂低俗、劣等，以現在中產階級文明的眼光來看是一種藉口，例如每個家庭都有廁所，設置在房間的正中央處，為何稱這樣與惡質相同。

不管有無滿足愛好，都無法消除歧視。若種族、民族的境界固定不變，則同化不可能。解決民族問題最好的辦法，乃各自隔離成立單一民族國家。國家之間的親善程度，由通商和特定選擇的人民來確保。從日裔移民問題所呈現的石橋國際關係觀，包含該層面的意義。石橋同時進行批判英、美等國歧視有色種族，在道義上不認同排擠移民，他的冷靜、現實感覺，以及對日本批判的意識，以上述形式表現出來。

另外石橋對於朝鮮，主張「朝鮮人在日本統治下，如何地蒙受善政，絕對不會完全滿足。因此他們不會間斷反抗行動，直到獲得獨立自治為止」（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三，頁 78~79）。那是因為他們已經認識，高揚的民族意識為世界潮流，同時和上述的國際關係觀沒有矛盾衝突之處。為何，因為解決同化最好的方法，各自分離成立不同國家，這是共通性認知。植原與中野等人，考量給予平等、文化多元主義為手段，統合朝鮮人成為「日本人」，石橋則否決其可能性。

頁 235

撤退移殖民者，以通商為政策核心取代之，放眼經濟利益為大局的國際關係，石橋的這個外交理念，就是「小日本主義」的基礎。他的「小日本主義」，即批判跨越國界，擴張成為多民族帝國的「大日本主義」，同時構思日本為單一民族國家。因此 1921 年他撰寫〈大日本主義の幻想〉，闡述詳細的成本分析，以保持朝鮮、台灣領土，不僅對經濟沒有益處，且阻礙歐美、亞洲各國的友好及貿易關係，也損害大局，主張要有放棄的覺悟。

當然，從經濟成本方面批判統治，早在領有沖繩之際已經存在，重視經濟交易更甚於外交、國防，和此國際協調路線構成一個整體。因此石橋的〈大日本主義の幻想〉，混合追求國際親善的道義主張，和重視經濟利害的功利主義性質。他也不和歐美進行軍備競賽，主張以「以任何形式儘快解放朝鮮、台灣，對中國、俄國採取和平主義」道義行為，獲取亞洲各國的信賴。可是在當時，將很多的勞工、移墾者遣送到國外視為愚蠢措施，述說「勞工則雇用對方的國人，僅攜帶資本、技術與企業腦力前往。……若說難聽一點，攜帶資本、技術與企業腦力前往，乃壓榨對方的勞力，如觀察印度，沒有幾個英國人前往當地」較為聰明方式（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四，頁 24、21）。

這樣的道義主張和成本論並存，對他而言沒有矛盾之處。石橋是位學習亞當·史密斯和史賓塞的自由主義者，批判軍事侵略和移殖民，深信藉由通商，關係是和平互惠的。隨著時間演變不符期望，但在二次大戰稍後的 1945 年 10 月，他對喪失朝鮮、台灣表示歡迎，有以下的談話（《石橋湛山全集》卷一三，頁 48）。

世上對於擁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，經常有人誤解可以無償獲取物品。如英

國榨取剝削印度即是。朝鮮人中也有以同樣事情譴責日本。

頁 236

他們指責的是日本從朝鮮進口米穀，掠奪朝鮮人的糧食。從前東印度公司開始進入印度之際，曾經有過掠奪的行為。可是今天的印度，何況是朝鮮，從物質商業交易獲得的有多少。因商業交易所獲取的物質，乃是支付相對價格而得。瀏覽貿易表即知曉。

和平方離與通商貿易形成的國際親善。這是從石橋的日裔移民論和朝鮮論，所呈現的理念。然而他考量分離即可解決民族問題，對於分開後的通商關係，卻沒有支撐解決貿易摩擦、剝削榨取的前提。

「民族問題」的狹路

大日本帝國內部，不少的論者指出向歐美提出種族平等提案之際，對朝鮮、台灣進行歧視的矛盾現象。可是對這兩個問題表達一貫性解答，如本章舉出三個人的案例般，在原理上遭遇很多的困難。

植原考量統合多民族國家，超越個別民族的民族主義，民族的境界或民族主義，可藉由文明化及「民主」消除不合理且閉鎖的情感。因此對他而言，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各國為文明先進國，日本現今還不完全是歐美諸國的其中一國。以這種單線性文明觀，在他討論日裔移民同化於美國社會的同時，主張藉著「民主」改造日本，以改造後的日本統合朝鮮。

大正民主主義者，從浮田和民等人，幾位論者進行類似植原的主張。²⁵但這類樸素的文明論，在大正民主浪潮時期達到高峰，進入昭和時期後，幾乎不見蹤跡。將日本定位在歐美之下，這類單線性文明化論，對統治朝鮮怎麼說也有其正當性功勞，

頁 237

後來因國粹主義的高漲，再也無法相容。還有僅重視推動文明化，不像是表現那樣關心培育忠誠心的同化論，雖然有下章敘述的原敬部份政治家所支持，但原本為日本領有朝鮮、台灣的動機，卻無法成為多數派。

另一方面比較中野的歐美觀，可說是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之象徵。因此在心情上多少有尊重民族主義的價值，且存在著日本對抗歐美，擔負著復興亞洲的責任。從亞洲主義到批判日本的中野議論，在當時並非孤立，例如 1919 年 4 月，在日本召開廢除種族歧視期成大會之際，來賓之一法籍哲學家 Port 演講，由大川周明翻譯，一方面批判國際聯盟的否定種族平等提案，又訴求日本為世界上解

²⁵ 參照麻田前揭論文。

放殖民地的先驅，並得到宮崎滔天等人的共鳴。²⁶

這種從亞洲主義到批判朝鮮、台灣統治，批判歐美帝國主義，及揭櫫亞洲大義要點有共通之處，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政策。若單純地據天皇一視同仁的論說，如北一輝的《國家改造原理大綱》，倡導朝鮮實施「郡縣制」，還有「與日本內地置放於同一行政法律之下，約二十年後，期成朝鮮人得到和日本人同一參政權」具體計畫。其他如中野般，提倡法制統合，以及文化多樣性並存的文化多元主義，也有像宮崎滔天主張「允許朝鮮、台灣自治，是以建造、結盟亞細亞聯盟之基礎」，所謂的聯邦國家構想。²⁷

第 13 章將談到，因存在著從亞洲主義者之立場，到支援台灣人的運動，其心情包含了誠摯的部分。中野對種族歧視曾進行激烈批判，他的聯合有色種族和文化多元主義思想，假若能結合美國的少數民族知識份子，應該會得到後世極高的評價。然侷限於對抗歐美的基本框架，北氏提倡「譴責讓朝鮮永久獨立，更甚日本生存立足所需之國防者」，否定亞洲主義的獨立，且陷入軍備擴張論之中。²⁸

頁 238

以中野為首的亞洲主義者，經常將朝鮮的獨立運動，等同私通歐美擾亂亞洲團結的背叛行為，討論這種「敵方」和「己方」（這裡不是「白人」對「有色種族」，而是「歐美」對「亞洲」的人，屢屢深陷二者對立的刻板模式現象，即是對不認同自己想法者的行動，具有直接當作私通「敵方」，反叛「己方」的傾向，顯示他們不是自由民主者。因此中野的論調，乃正當化國內的壓制，並進行對歐美列強的批評，譴責不同聲音的異議，等同私通「歐美帝國主義」，更突顯戰後第三世界的開發中獨裁政權，對抗民族主義的醜態。

多數大正時期批判統治的共同點，對多元主義或聯邦國家，欠缺有關共同用語、法制的具體實行計畫，比較文明同化論之賦予完全的「日本人」權利，顯

²⁶ 大塚健洋，《大川周明》（中公新書，1995年），頁 93~94。宮崎對 Port 的共鳴，參照《宮崎滔天全集》（平凡社，1971~76年）卷二，頁 108。

如第 13 章所敘述，大日本帝國提倡文化多元主義者，不僅是中野而已，其中一例可舉出法學家穗積重遠撰寫的朝鮮紀行文，〈往來朝鮮(二)〉（《中央公論》，1926年2月號）。他主張「所謂朝鮮和台灣的名稱，即使在語言、風俗，還有制度的異同沒有任何拘束，於國民情感在九州或東北之意義沒有差異，個人殷切期待且盼望」的國民統合之際，倡導保存「服裝的差異又如何，語言不相通又如何，九州與東北在服裝多少也有不同，語言方面，雙方使用各自的方言如同和外國話一樣不通，然而九州人與東北人沒有任何阻礙同胞之事實」，以及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，還有「朝鮮的司法非以朝鮮為本位不可，朝鮮的政治非以朝鮮語為本位不可」。他形容擊退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李舜臣是「朝鮮的東鄉尼爾森」，（譯註）提倡「李舜臣的事蹟，誠然有可成為內地教科書的教材內容之處，若發揮相同的愛國心，日韓合併後的今日，願李舜臣為我國之英雄而向世界誇耀」。這樣的態勢顯示知識份子樂觀的多元主義，但包含法學家也沒有提出法制性提案。關於法制，專對朝鮮的家族制度，強調異姓不養和早婚的弊端，並批判「朝鮮婦女至今日為止，其社會地位幾乎不被承認」，據 1921 年修訂的朝鮮民事令，期待某些程度「矯正早婚的弊端」。不過這個時候一方面反對內地的法制延長，卻「內地的文物制度不能說必然是最完善。何況該制度更不能說一定適用朝鮮」，這類意見沒有進行綜合性法制計劃之構想。引用上述紀行文頁 44、49、51、53、54。

²⁷ 《北一輝著作集》（みすず書房，1959~72年）卷二，頁 260、262。宮崎全集卷二，頁 222。

²⁸ 同註 27，頁 262。

示更薄弱的具體性。結果其主張否定朝鮮獨立，被統治現狀所矇蔽而功能不彰顯。

比較石橋的言論，既不讚美歐美，也不理想化亞洲主義，當然日本也不是讚賞的對象。民族主義對他而言，不像是植原要消除的考量，也不像中野的讚美，非關喜歡或不喜歡，而是以國際關係為前提的條件要素。

有關石橋對民族問題的解決案，以民族分離斷絕相互間的錯綜接觸，各自以單一民族構成封閉內部的國民國家，相互間的通商關係，以選擇的特定人士交往維持。民族境界、種族意識對石橋而言，即使不合理也不能改變，這是「人之常情」，另外他和植原、中野不同，對於「日本人」境界的理想狀態之變動漠不關心。以這個理論，倡導朝鮮分離獨立完成國民國家，停止日本的侵略行為。石橋從分析大日本帝國的成本論，到統治批判綿延不斷，他的朝鮮、台灣放棄論內容細緻大膽，可說是該論點的最高等級位置。然而主張遣送移民回原母國，不僅在當時提出後沒有價值，

頁 239

即使是現在也沒有參考的需要。不過他也沒設想到民族分離後，因通商關係所產生的摩擦與剝削事情。

這個時期稍後，他們三人往各自的道路進展。植原與石橋反對和美國宣戰，戰後都成為保守政黨的重要政治家，石橋擔任短暫期間的首相職務。²⁹中野則往大亞洲主義方向大為傾斜，歡迎「滿洲國」的成立，主張「大東亞的解放聖戰」，但和東條英機首相對立而遭鎮壓，太平洋戰爭期間自殺。

觀察三位論者對民族問題解答的理念，對於選擇兩個問題的不同解決策略，明顯存在各自的長處與缺點。因此在大日本帝國誕生、萌芽的多元主義，留下和朝鮮獨立敵對，使其運動成長中斷的汗點。戰後的日本，放棄朝鮮、台灣，及小軍備，以加工貿易的通商立國，發展架構沿襲石橋所描繪的構想前進。然而，因貿易產生的美日摩擦，對第三世界的經濟侵略、剝削之批判又開始，也顯露出其界限。故勞工移民開始進入日本的現在，我們至今還沒有尋求共存的理論。

²⁹ 清澤冽在《闇黑日記》(岩波文庫，1990年)，頁300(1945年3月14日)中，批判政治家無能的同時，記述著「深思熟慮到戰爭前後的人，僅有石橋湛山與植原悅二郎二君而已」。

譯註：

ⁱ 全文《Uncle Tom's Cabin》，為美國女性作家 Harriet Beecher Stowe(1811～1896年)的小說，1852年刊行。文中強調奴隸悲慘的境遇，南北戰爭期間成為促進廢除奴隸制度的時機作品。見新村出，《広辞苑》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98年第五版，頁103。

ⁱⁱ David Lloyd George(1863～1945年)：英國自由黨政治家，出生於威爾斯。由當鞋匠的伯父養育，後成為律師，1890年首次當選下議院議員。在自由黨執政時，曾擔任商業大臣、財政大臣，實現「人民預算」、國民保險法等重要的社會改革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，因軍事需求組織特殊內閣(1916～22年)，戰後的巴黎和會，和美國總統威爾遜、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列席指導。喬治於會談中努力抑制法國對德國的強硬要求。見西川正雄等編，《角川世界史辭典》，東京：角川書店，2001年，頁1036。

ⁱⁱⁱ 土俵(どひょう)：以泥土充填的草袋子，也是力士相撲競技場地的簡稱，其範圍尺寸有嚴格的規定，此處引申競技擂台之意。見新村出，《広辞苑》，頁1934。

^{iv} 門羅主義(Monroe Doctrine)：美國外交政策基調之一，由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於1823年發表的外交方針，有三大原則即非殖民主義(西半球不是歐洲各國殖民的對象)、非干涉主義(歐洲各國對西半球的干涉，美國認為對其不友好的態度)、不干涉主義(美國不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問題)。其目的阻止歐洲勢力入侵美洲，確保美國優越的地位為其著眼點。20世紀初老羅斯福總統擴大解釋，正當化美國對中南美各國的干涉與行使國際警察權力。見西川正雄等編，《角川世界史辭典》，頁960。

V 東鄉 Nelson 指的是東鄉平八郎(とうごうへいはちろう 1847～1934年)，和 Horatio Nelson(1758-1805)兩人。東鄉出身薩摩藩士，為海軍大將、元帥，日俄戰爭期間擔任聯合艦隊司令，於日本海戰役擊敗俄國波羅的海艦隊，成為國民英雄(見新村出，《広辞苑》，頁1877)。Nelson 為英國提督，1770年進入海軍，21歲擔任艦長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參與英軍艦隊作戰，1798年於尼羅河口海戰，擊敗拿破崙的埃及遠征軍，1805年擊破法、西聯合艦隊，阻止拿破崙入侵英國，是役 Nelson 陣亡(見西川正雄等編，《角川世界史辭典》，頁710)。